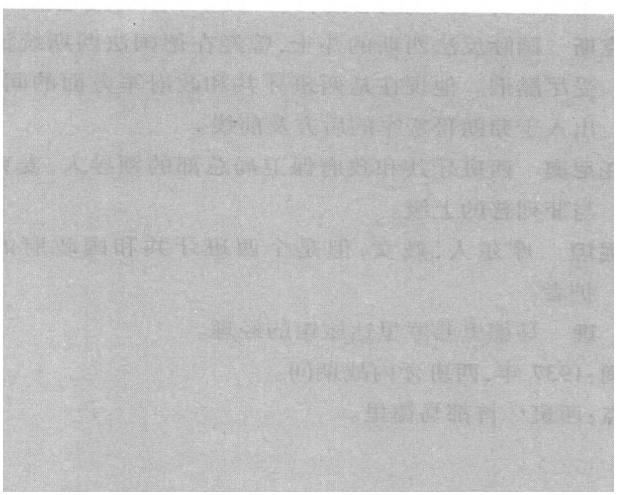
剧　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五 纵 队

主要人物

菲列普·劳林斯　西班牙内战时期，共和政府保卫局的肃反工作人员，名义上则是美国某报驻马德里的战地记者。

陶乐赛·勃里琪丝　出身于美国贵族女学校的新闻记者，她抱着游戏人生的态度，到西班牙来采访战地新闻。

麦克斯　国际反法西斯的斗士，曾经在德国法西斯统治下受尽酷刑。他现在是西班牙共和政府军方面的间谍，出入于弗朗哥叛军的后方及前线。

安托尼奥　西班牙共和政府保卫局总部的领导人，麦克斯与菲列普的上级。

安妮坦　摩尔人，妓女，但是个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拥护者。

经　理　马德里弗罗里达旅馆的经理。

时 间 1937 年，西班牙内战期间。

地点：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第 一 幕

景 一

傍晚七点半。马德里弗罗里达旅馆一层楼的过道。在109 室的门上钉着一张手写的大白纸条，上写“工作时间，请勿打扰。”两个女郎和两个穿国际纵队军服的兵士沿着过道走来。其中一个女郎停下来看纸条。

兵士甲　走吧。我们不能玩通宵。

女　郎　纸上说些什么？（另一对已经走向过道的另一头）

兵　士　纸上说什么管我们什么事？

女　郎不，念给我听听。请你行行好吧。用英文念。

兵　士　原来我找到了这么一位，有学问的。活见鬼。我不给你念。

女　郎　你不体贴人。

兵　士　我是不会体贴人的。（闪过一旁，犹疑不定地瞧着她）我像个会体贴人的吗？你知道我刚从哪儿来？

女　郎　我才不管你从哪儿来哩。你们一伙都从那块可怕的地方来，你们也会回到那儿去。我只是要求你念一下这张纸上写的话。走吧，既然你不肯念。

兵　士　我念给你听：“工作时间，请勿打扰。”

（女郎笑了起来，高声而粗犷的笑）

女　郎　我也要搞那么一张纸条。

（幕）

景　二

幕启时即见景二。109室室内。一张床，旁有床头柜，两把椅子罩着花布椅披，一口带有镜子的大立柜，另一张桌上放着一具打字机。打字机旁有架轻便留声机。室内有具取暖用的电炉，炉火正红，一位颀长的漂亮的金发女郎坐在一把椅上，留声机旁有只台灯，女郎正背着灯光在读书。她身后是两扇大窗，窗帘拉满。墙上有幅马德里的地图，一个男人正站在面前看着。他约三十五岁，穿件皮茄克，一条灯芯绒裤子，一双满是泥迹的长靴。那位名叫陶乐赛·勃里琪丝的女郎，眼不离书，用很有教养的声调说话。

陶乐赛　亲爱的人，有一件事你真可以做做，在进屋之前，先把你的靴子擦擦干净。

（泼列斯顿继续看他的地图）

亲爱的人，你见到了菲列普吗？

泼列斯顿　菲列普，谁？

陶乐赛　我们的菲列普。

泼列斯顿（还在看地图）我走过大道时，我们的菲列普跟那个咬过罗杰斯的摩尔人坐在却柯特酒店里。

陶乐赛　他闹了什么事吗？

泼列斯顿（还在看地图）还不曾。

陶乐赛　他会闹的。他老是生气勃勃兴高采烈的。

泼列斯顿　却柯特的酒兴越来越差劲了。

陶乐赛　亲爱的人，你老是说这种没趣的笑话。我盼望菲列普会来这儿。我闷得慌，亲爱的人。

泼列斯顿　别做一个伐沙女校①活腻了的婊子。

陶乐赛　请不要给我起外号。眼前我还不以为自己够格儿。而且，我也不是标准的伐沙学生。我对那里教我的东西,什么也不懂。

泼列斯顿　你明白这儿发生的一切事情吗？

陶乐赛　不明白，亲爱的人。我只知道大学城那儿的一丁点儿，可也不太多。卡沙德尔坎坡对我说来完全是个谜。还有乌塞拉——还有卡拉朋契尔。这些地方太可怕了。

泼列斯顿　上帝，我有时奇怪自己为什么要爱你。

陶乐赛　我也奇怪自己为什么要爱你，亲爱的人。真格的，我以为这没有什么道理。只是我染上的一种坏习惯。菲列普有趣得多，也活跃得多。

泼列斯顿　好吧，他活跃得多。你知道昨晚上却柯特打烊之前他干了什么吗？他拿了个痰盂，到处给人祝福。你知道，拿痰盂里的水泼人。十之九他会被人枪杀的。

陶乐赛　可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干。我一直盼他来。

泼列斯顿　他会来的。只要却柯特一关门，他就会来的。

（打门声）

陶乐赛　菲列普。亲爱的人，菲列普来啦。

（旅馆经理开门进来。他是个黑黝黝的矮胖子，收集邮票，讲一口古怪的英语）哦，是经理。

经　理　你好，很好吧，泼列斯顿先生？你好，过得去，小姐？我刚走过这儿来看看你们是不是有什么零七碎八吃不了的小东西。一切都好，每个人都完完全全称心吗？

①伐沙女子学院，1865年创立于纽约州，创办人为一富酒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陶乐赛　如今电炉装上，一切都妙极了。

经　理　有了电炉经常会出现麻烦。电气是门科学，至今工人还没有掌握。而且电气工人把自己喝得越来越笨了。

泼列斯顿　他看来不十分聪明，这个电气工人。

经　理　是聪明人。可是喝酒。老是喝酒。很快就不再专心搞电气了。

泼列斯顿　那么你还留着他干什么？

经　理　电气工人是在委员会里的。坦白说，这像是场灾难。眼前在 113 房间里跟菲列普先生喝酒。

陶乐赛（快活地）那么菲列普在家了。

经　理　比在家更进一步。

泼列斯顿　你是什么意思？

经　理　在太太面前很难出口。

陶乐赛　打个电话给他，亲爱的人。

泼列斯顿　我不打。

陶乐赛　那么我来打。（她拿起壁上电话的耳机）113 号——哈罗，菲列普？不，请你来我们这儿。是的，好吧。（她把耳机挂上）他来了。

经　理　我大大拥护他不要来。

泼列斯顿　这样糟吗？

经　理　糟透了。是意想不到的。

陶乐赛　菲列普妙极了。虽然他确也是跟那些可怕的人进进出出。他为什么要这样，我想不通。

经　理　我另外时候再来。也许或者如果你收到太多你吃不了的东西，那些经常挨饿老是缺少食物的家庭总是会欢迎的。谢谢你，下次再说吧。再见。（他走出房门，在过道里正遇到菲列普先生，差不多要撞在他身

上。听见他在门外的声音）下午好，菲列普先生。

菲列普（平静的声音）敬礼，集邮家同志。最近找到什么名贵的新邮票吗？

经　理　没有，菲列普先生。都是那些从十分死气沉沉地方来的人。老是美国的五分和法国三法郎五十分的邮票，成了灾。是要一些从新西兰来的同志的航空信。

菲列普哦，他们会来的。我们如今处在一个死气沉沉的时代里。炮击搅乱了旅游季节。炮击稀少下来，就会有许多代表团来的。（低沉的不是开玩笑的声调）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经　理　老是有那么一丁点儿什么事的。

菲列普　不要担心。一切会安全的。

经　理　我还是一样要有点儿担心。

菲列普　别着急。

经　理　你要小心，菲列普先生。

（菲列普走进门来，他身材魁梧，精神饱满，穿了双橡皮高统靴）

菲列普　敬礼，杂种泼列斯顿同志。敬礼，腻烦的勃里琪丝同志。你们两位同志在干什么？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位电气工人同志。进来，马可尼同志。不要站在外面。

（一位十分瘦小喝得烂醉的电气工人，穿一条油腻的蓝工人裤，一双凉鞋，戴一顶蓝贝雷帽走进屋内）

电气工人　敬礼，同志们。

陶乐赛好，是的。敬礼。

菲列普　这儿是位摩尔人同志。你可以说这是摩尔人同志。差不多是独一无二的摩尔人同志。她太害羞啦。进来吧，安妮妲。

（进来一位从苏塔来的摩尔妓女。她肤色黑黝，但身

材苗条,头发细卷,一副野相,一点也不害羞）

摩尔妓女（自卫地）敬礼，同志们。

菲列普　这位就是那会儿咬维农·罗杰斯的同志。使他在床上躺了三个星期。狠狠地咬了一口。

陶乐赛　菲列普，亲爱的人，你不能当面给她戴狗套，你能吗？

摩尔妓女　我被污辱啦！

菲列普　这位摩尔同志在直布罗陀学的英语。可爱的地方，直布罗陀。有次我在那儿经历了最最不平凡的事情。

泼列斯顿　我们别听他的。

菲列普　你太灰溜溜了，泼列斯顿。你这副样子是不符合党的路线的。你知道，不该闷闷不乐了。眼前，我们事实上已经进入了欢乐的时期。

泼列斯顿　我不会和你谈你不知道的事情的。

菲列普　好吧，我看没有什么可以灰溜溜的。给这几位同志一些点心怎么样？

摩尔妓女（对陶乐赛）你这儿是个好地方。

陶乐赛　你喜欢这儿真太好了。

摩尔妓女　你怎么没有被撤退走？

陶乐赛哦，我就是这样赖下来了。

摩尔妓女　你吃什么？

陶乐赛　不一定经常吃得好，不过我们从巴黎大使馆的邮包里带来些罐头食物。

摩尔妓女　你说什么，大使馆邮包？

陶乐赛　你知道，是些罐头食物。炖兔肉。鹅肝。我们真的有一些可口的焖子鸡。从部里搞来的。

摩尔妓女　你开我玩笑吗？

陶乐赛哦，没有。当然没有。我意思是我们吃这些食物。

摩尔妓女　我喝清水汤。（她警惕地看着陶乐赛）干什么？你不喜欢我的样儿？你以为你比我好看？

陶乐赛　当然不是这样。我也许难看得多。泼列斯顿会告诉你说，我难看得无法形容。但是我们用不着相互比较，对吗？我以为现在是战时，你知道我们全是为着同一目标在工作。

摩尔妓女　要是你这样想，我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

陶乐赛（求助地，但极为无精打采）菲列普，请你和你的朋友谈谈，使他们快快活活。

菲列普　安妮妲，听我说。

摩尔妓女　好吧。

菲列普　安妮妲。陶乐赛在这儿是个可爱的女人——

摩尔妓女这儿用不着可爱的女人。

电气工人（站起身来）同志们我要 Voy。

陶乐赛　他说什么？

泼列斯顿　他说他要走了。

菲列普　不要信他。他老是这样说的。（对电气工人）同志，你必须留在这里。

电气工人　同志们，entonces Me quedan。

陶乐赛　什么？

泼列斯顿　他说就留下不走。

菲列普　这样才像话，老朋友。你不会离开我们匆匆走掉，会吗，马可尼？不会。一位电气工人自始至终都是可靠的。

泼列斯顿　我只听说修鞋工人是最可靠的。

陶乐赛　亲爱的人，要是你想开这样的玩笑，我会离开你的。我可以担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摩尔妓女　听着。老是说话。没时间玩儿别的了。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对菲列普）你跟我一道？跟还是不跟？

菲列普　你说得很露骨，安妮妲。

摩尔妓女　你回答我。

菲列普　好吧，安妮妲，那我只能说反面①的话。

摩尔妓女　你是什么意思？是拍照的底片吗？

泼列斯顿　你真会联想。照相机，拍照，底片。妙极，不是吗？她太原始简单了。

摩尔妓女　你提拍照是什么意思？你以为我是间谍吗？

菲列普　不是，安妮妲，你得讲道理。我不过要说不再和你一起了。不仅是眼前。我的意思我们多少是要分手啦，不仅是现在。

摩尔妓女　为什么不？你不跟我一起了吗？

菲列普　不一起了，我的漂亮姑娘。

摩尔妓女　你跟她一起？

（向陶乐赛点点头）

菲列普　那不一定。

陶乐赛　这需要讨论讨论。

摩尔妓女好。我把她的眼睛挖出来。（她走向陶乐赛）

电气工人　同志们，tengo que trabajar。

陶乐赛　说什么？

泼列斯顿　他说他一定要去工作了。

菲列普哦，不用理睬他。他有这种特殊的想头。他有点儿一门心思。

电气工人　同志们，soy analfabetico。

① 在英语中 Negative 一字，既可作反面解，又可作底片解，这里海明威故意用 Negative 一字来作文字游戏。

泼列斯顿　他说他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

菲列普　同志,我以为,我以为,但是真的,你知道,要是我们全不上学，我们也就和你一样。不要介意，老朋友。

摩尔妓女（对陶乐赛）好。我想，是的，好吧。来干一杯。干到底,对,对,好吧,好吧,全是一个意思。

陶乐赛　但是什么意思呢，安妮妲？

摩尔妓女　你把那张纸条拿下来。

陶乐赛　什么纸条？

摩尔妓女　门上的纸条。全是工作时间，这不公平。

陶乐赛　我从进大学起，就在门上贴这样一张纸条，但是毫无用处。

摩尔妓女　你拿下来吗？

菲列普　当然她会拿下来的。你拿下吗，陶乐赛？

陶乐赛　我一定拿下来。

泼列斯顿　反正你从来不工作。

陶乐赛不，亲爱的人。可是我老是想工作，我要把给《世界都会》杂志那篇文章写完，只要我稍稍多明白一些情况就成。

（窗外的街道上有爆炸声，接着是炮弹飞过来的声音，又是一声爆炸。你听到砖石钢筋掉下来，还有乒乒乓乓掉下来的碎玻璃）

菲列普　他们又在炮轰了。（他说得又平静又清醒）

泼列斯顿　这批狗杂种。（他恨恨地说，有点心慌意乱）

菲列普　你还是把窗户打开好，勃里琪丝，我的姑娘。如今玻璃很缺，而且冬天来了，你明白。

摩尔妓女　你把纸条拿下来吗？（陶乐赛走到门边，把纸条取下，用修指甲刀把按钉取掉。她把纸条交给安妮妲）

陶乐赛　你留着吧。这儿还有按钉。（陶乐赛走去把电灯关掉。接着把两扇窗户全打开。窗外像拨弄大班卓琴弦的咣当声，一阵远处射来的有如高架铁道或地下铁道车辆驰过的声音。于是第三次大爆炸，这次接着一阵洒下来的碎玻璃）

摩尔妓女　你这个好同志。

陶乐赛不，我不是的，但是我愿意做个好同志。

摩尔妓女　我看你很好。

（她们在房门开处有光亮透进来的走道里，肩并肩地站在一起）

菲列普　把窗户打开可以避免玻璃震碎。你可以听到炮弹射出炮口的声音。注意听下一炮。

泼列斯顿　我憎恨他妈的这些夜晚的炮击。

陶乐赛　上一次炮击了多久？

菲列普　正好一小时。

摩尔妓女　陶乐赛，你想我们该进防空洞吗？

（又是一下班卓琴弦的咣当声——静了一下，接着炮弹飞过来的声音，这一次很近，爆炸时屋子里满是烟和砖屑）

泼列斯顿　见他妈的鬼。我要到地下室去。

菲列普　这屋子所处的角度很好。我是说正经的。我可以在街上指给你们看。

电气工人　同志们，No hay luz！

（他说得声音很大，差不多是先知的语调，突然站了起来，双臂伸开得大大的）

菲列普　他说这儿没有灯光。敌人越来越吓唬人了。像是电光希腊圣诗班。或是希腊电光圣诗班。

泼列斯顿　我要离开这儿。

陶乐赛　那么，亲爱的人，你能带安妮妲和电气工人一起走吗？

泼列斯顿　来吧。

（他们走时下一颗炮弹刚到。这一颗真有些劲儿）

陶乐赛（他们站着听炮弹击中后的砖石和玻璃掉在地上的声音）菲列普，这个角度真是安全的吗？

菲 列 普 这儿跟别处一样安全。真的。说安全还不恰当。人们现在不再求安全了。

陶乐赛　跟你在一块，我就觉得安全。

菲列普　别这样说。这是个可怕的一面。

陶乐赛　但是我没有办法。

菲列普　还是想想办法吧。那才是个好姑娘。

（他走近留声机，放上了一张肖邦的玛佐卡舞 C 小调，作品第 33 号之 4。他们在电炉的微火辉映中，听着音乐）

菲列普　这音乐很浅而且十分老派，但是很美。

（接着从珈拉毕达山射来的沉重的班卓琴咣当声。它像怒吼的小旋风，在窗外街上爆炸了，使得窗户外面闪光一片）

陶乐赛哦，亲爱的人，亲爱的人，亲爱的人。

菲列普（抱住她）你能用另外的称呼吗？我已听见你用这个称呼叫过许多人了。

（听到一辆救护车的钟声。以后在寂静里，留声机上还在放着玛佐卡舞曲）

（幕渐下）

景　三

弗罗里达旅馆第 109 号和 110 号房间。窗户大开，阳光倾泻进来。两房之间有扇门，门框上钉着一大幅战时宣传画，门开时这幅画就正好挡住了门洞。但门还是能敞开的。眼前门开着，这幅宣传画便如间隔这两个房间的门帘。宣传画下端离地约有二英尺。在 109 房里，陶乐赛·勃里琪丝正在睡觉。在 110 房里，菲列普·劳林斯坐在床上望着窗外。窗户外传来卖报的喊声。“艾尔·索尔解放了！艾尔·A. B. C·德·霍伊！”摩托车经过的喇叭声，接着远远传来机关枪声。

（菲列普拿起电话）

菲列普　请把早上的报纸送上来。是的，所有的报纸。

（他环顾室内，然后又望着窗外。他又看看那幅战时宣传画，明晃晃的早晨阳光使那幅挂在门框里的画显得透明了）

不好。

（摇摇头）

不喜欢看。时间太早了。

（有打门声）

进来。

（门上又响了一下）

进来吧，进来吧！

（房门打开。经理两手捧着报纸）

经　理　早上好，菲列普先生。谢谢你。早上好，都好吗？昨晚上太可怕了，是不是？

菲列普　每晚都有可怕的事儿。真吓人。（他咧嘴一笑）

让我看报吧。

经　理　他们告诉我阿斯杜里亚斯的坏消息。那儿差不多完蛋了。

菲列普（看着报）报上还没提。

经　理　没提，可是我明白你早就知道了。

菲列普对。我说，我什么时候住进这间屋里的？

经　理　你不记得吗，菲列普先生？你不记得昨晚上的事了吗？

菲列普　不记得了。不能说我记得。举几件事情看我能不能回忆起来。

经理（真个吃惊）你不记得，真的吗？

菲列普（爽快地）一件也记不得了。傍晚时分的小小炮击。却柯特。是呀。以后把安妮妲带了来规规矩矩玩儿了一会。我希望不至于使她麻烦吧？

经理（摇摇头）不至于，不至于。跟安妮妲没什么麻烦。菲列普先生，你没记得泼列斯顿的事吧？

菲列普　记不得。这个可怜的叫花子干了什么？我希望不会自杀吧。

经　理　你忘掉是你把他扔到街上去的吗？

菲列普　从这儿？（他看看床又看看窗口）窗下有他的形迹吗？

经　理　没有。是你昨晚很晚到部里去拿公报回来时，在大门口扔的。

菲列普　使他受伤了？

经　理　伤口缝上了。缝了几针。

菲列普　你为什么不阻止呢？为什么在这样正派的旅馆里容许这样的事情？

经　理　以后你就占了他的房间。（忧愁地，谴责地）菲列

普先生！啊！菲列普先生！

菲列普（很爽快地，但有些懊丧）可今天是个好天，不是吗？

经　理哦！对，太好的天气。是到乡间野餐的日子。

菲列普　泼列斯顿干了些什么？他体格很好，你知道。却又那样沮丧。他一定挣扎了一番。

经　理　他眼前住在另一间房里。

菲列普　在哪儿？

经　理　113。你原来住的房间。

菲列普　而我住在这里？

经　理　是的，菲列普先生。

菲列普　这个讨厌的东西又是什么？

（望望门间的那幅透明招贴画）

经　理　是爱国的招贴，很美。有一种高尚的情感，这儿只能看见背面。

菲列普　遮在后面的是什么？可以通到哪儿去？

经　理　通到小姐房里去。菲列普先生，现在你有了一套几个房间了，就像是新婚的快活的夫妻，我来看看是不是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如果你需要什么，只要打电话给我好了。恭喜你，菲列普先生。光是恭喜还大大的不够。

菲列普　我这一面可以锁上房门吗？

经　理　绝对可以锁上，菲列普先生。

菲列普　那么把门锁上，你去吧，给我拿咖啡来。

经　理是，老爷，菲列普先生。在这样美丽的日子里不要生气。（接着急匆匆地说）菲列普先生，请你记住马德里食物的情况。如果有机会有食物多出来，不论什么食物可以吃的就行，没有吃的人总是需要的。菲列普

先生，一个七口之家，你简直不能相信，我居然阔气得有位岳母老太太。她什么都吃。什么都配她的胃口。还有个十七岁的儿子，以前是游泳冠军。你们叫什么蛙泳的。身坯像这样——（他拿手比划宽大的胸部和双臂）他的胃口？菲列普先生你简直不能相信。还是吃食的冠军。你该明白了。他们不过七口之中的两口。

菲列普　我看看能找到什么吃的。得上我屋里去拿。如果有我的电话，就接到这儿来。

经　理　谢谢你，菲列普先生。你有个像大街一样的心肠。外面有两位同志要见你。

（在他们说话之间，在隔壁房间里陶乐赛·勃里琪丝熟睡着。在菲列普与经理谈话的前段时间，她一醒也不醒，只是在床上略略翻动。现在屋门关上锁住，两间屋子就相互听不见了。）

（两个穿国际纵队制服的同志进来）

第一同志　没有错。他溜走了。

菲列普　你说他溜走了是什么意思？

第一同志　他走了，就是那么一回事。

菲列普（十分迅速）怎么溜走的？

第一同志　你说他怎么走的。

菲列普　别跟我来这一套。（转向第二同志，十分枯燥的声音）怎么样？

第二同志　他走了。

菲列普　你当时在哪儿？

第二同志　在电梯和扶梯之间。

菲列普（向第一同志）你呢？

第一同志　整夜都在门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